



伸向設計圖的魔手

洪洋 刘岱等著

中國青年出版社

伸向設計圖的魔手

洪洋 刘岱等著 捷夫插圖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一九五五年·北京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包括“並非虛構的故事”、“伸向設計圖的魔手”和“‘一一三’號煙頭”三篇驚險小說。“並非虛構的故事”一文，寫一個政治騙子闖過了人事局、區政府、派出所等機關，騙了縣長、區長、科長、人事工作幹部、機關工作人員、打字員、文書等政治嗅覺不靈的人，但最後終於給公安工作人員識破逮捕法辦的故事；“伸向設計圖的魔手”一文，寫一個政治警惕性很高的青年團員，協助保衛工作人員，破獲了兩個企圖偷竊、破壞某工廠設計的特務的故事；“‘一一三’號煙頭”一文，寫我保衛工作人員，根據幾個香煙頭的線索，破獲了一個破壞生產建設的特務組織的故事。

書號 899 文學 210

伸向設計圖的魔手

著 者 洪 洋 劉 岱 等

插 圖 者 捷 夫

編 輯 者 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
出 版 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

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

印 刷 者 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

開本 787×1092 1/32

印張 3 1/8 字數 59,000

定價(6) 二角九分

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北京第一版

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130,000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86號

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

驚險小說

- | | |
|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獵人的姑娘 | 白 樺著 |
| 榮軍鋤奸記 | 沈默君等著 |
| 渡江偵察記 | 沈默君著 |
| 雙鈴馬蹄錶 | 陸石 文達著 |
| * 禿鷹崖擒匪記 | 李月潤等著 |
| 伸向設計圖的魔手 | 洪洋 劉岱等著 |
| 紅色的保險箱 | 斯·阿列夫耶夫等著 |
| 冒名頂替 | 米哈依洛夫著 |
| 無形的戰鬥 | 維·伊萬尼柯娃等著 |
| 今天就要爆炸 | 尼古拉·托曼著 |
| 暗中發生的事情 | 尼古拉·托曼著 |
| 大鐵箱 | 阿·沃依諾夫著 |
| 在寧靜的海岸邊 | 符·馬納斯德略夫等著 |
| 被迫着陸 | 尼古拉·托曼著 |
| 在前綫附近的車站 | 尼古拉·托曼著 |
| 軍事祕密 | 勒·賽依寧著 |
| 將計就計 | 勒·賽依寧著 |
| * 追蹤 | 瓦·伊凡諾夫著 |
| * 損兵折將 | 列·沙莫伊洛夫等著 |
| * 危險的航綫 | 華·阿爾達馬基著 |

(註)書名前“*”者，即將陸續出版。

目 次

並非虛構的故事·····	俞 林 (1)
伸向設計圖的魔手·····	洪洋、刘岱 (36)
“一一三”号煙头 ·····	曹大澈、曹德澈 (53)

並非虛構的故事

俞 林

帶給縣長的一封信

三月，長江兩岸的稻田裏開滿了油菜花，大地像一床望不到头的金黃的錦被，溼潤的空氣裏放散着醉人的花香。一個幹部打扮的人，在通往縣城的大路上匆忙地走着，他似乎有很緊急的事情，一點也沒注意春天的景色。這是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，濃濃的眉毛，鼻尖上有幾顆淺麻子，臉色雖然被太陽晒黑了，但是人們一眼就看出他是個知識分子出身的人；走路的時候，兩隻腳抬得很低，不斷碰着路上突出的石子，顯然他已經走得疲乏了。

快晌午的時候，這個人進了城，到十字路口打听了一下，就一直奔縣政府去了。一到收發室，這位年青人就从身上掏出一封信來，向收發員說：“同志，我是沙湖縣派來的幹部，給你們這裏劉縣長帶來了一封信，要劉縣長親啓。”說着就把信交給了收發員。

劉縣長正在辦公室裏忙着，他一連和五個區通過電話，檢查了各區統購統銷的情況，又詳細詢問了發放農業貸款的事情，最後又催他們把春耕和救災的工作計劃報告上來。他剛放下耳機，收發員推門進來了，把一封親啓信交給了他。劉縣

長听說是沙湖縣派人送來的親啓信，就連忙打開看个究竟，等他把信紙展開，才知道並不是什麼公函，只是一封私人信件。不過，当他看到署名和私章是“齐海明”三个字的時候，对這封私信比之对公函並沒有有一點輕視，趕緊坐下來把



信仔細地讀了一遍。原來齐海明是沙湖縣三區區委書記，是本縣二區紅土鄉人。刘縣長对本縣出外工作的重要幹部大體都知道，平時很關心他們的家屬，到區裏檢查工作的時候，時常問到他們家裏的生產情況，還常对幹部們說：“幹屬虽然不屬於軍屬，我們也要好好照顧，好叫人家在外邊安心工作。”偏偏這封信正是齐海明要求照顧他的家庭的，信中列举了家中的一些困難。這不能不叫刘縣長难过，一定是二區沒有按着他的指示辦事，叫人家一个區委書記親自寫信來要求，這有多難堪呢？刘縣長看看齐海明的簽名和手章，就好像看到齐海明站在面前指責自己似的，他馬上請沙湖的那位叫陈川江的幹部進來，同時把民政科長也叫了來。

刘縣長对外縣的幹部很客气，滿口答应要好好照顧齐海明的家屬，語气裏流露出抱歉的意思，並且再三囑咐陈川江回去後向齐海明同志轉達这番意思，最後要民政科長親自处理这件事情，还要他給这位远道而來的客人安排住处。

民政科長按照縣長的意思，把这位客人安置在客房裏，第二天由民政科寫了一封介紹信，請陈川江帶到二區，要二區區長親自解決齐海明家庭困難的問題。於是陈川江帶上介紹信就赶到二區去了。

區長的疑惑

当二區王區長看到陈川江帶來的縣民政科那封信的時候，把信中提到刘縣長如何親自指示的一段讀了兩三遍。另外他又仔細地看了看最後的一句話：“救濟款可由陈同志親自帶到齐海明同志家”。這句話似乎是寫好介紹信以後又加上去的，因为这十幾個字寫的特別挤，和前边的字句不像一起寫下來的。

王區長一定还要看下去的，如果不是陈川江用問話打斷了他。

“王區長，不認識我了吧？”

“啊……”王區長放下信，对客人看了看，不好意思地搖搖頭，像抱歉似地啊了一声。

“前年我們齐書記的爱人病了，不是我送回來的嗎？當時，虧得王區長多照应。”

王區長大概想起了这件事，就把信放到一边，打听了一下

齐海明的近況。王區長是本地人，自幼就認識齐海明，是和他一起參加革命的，很熟悉老齐的性格。因此，一聽說老齐專派一个幹部老远地跑來要求照顧自己的家庭，就不大相信。五一年他們一起領導一个鄉的土地改革，正春荒的時候，老齐的老婆帶着孩子哭哭啼啼地來找老齐，老齐只顧了領導羣众鬥地主，眉头沒皺一皺就把老婆孩子打發走了。这个有名的硬漢子，怎麼这回做出这样的事情來了呢？虽然他家裏沒有勞動力，生活不算好，可是早已不是五一年的情形了。正是因为心裏这样疑惑，他才仔細地看着縣裏的信。

等向陈川江了解了一些齐海明的近況以後，王區長似乎得到了这样一个結論：老齐這兩年思想變了，他本想再多打听一些情況，可是陈川江第二次打斷了他：“王區長，我急着辦完事情好回去，我打算馬上到齐書記家裏去，區裏有什麼要我帶去的東西呢？”

王區長遲疑了一下說：

“你着急了嗎？好吧，你先去吧，我一定通知鄉裏解決這個問題。”

“王區長，給齐書記家的救濟款……”

“呵，救濟款，我們的救濟款都發到鄉裏去了。我馬上了解一下，大概鄉裏也發到戶了。”

關於救濟款的事，陈川江还想再說些什麼，可是他一轉念頭，說道：

“王區長不給鄉裏寫个信嗎？”

“不用了，我就要到那邊下鄉，你要急就先走一步，不着急

就跟我一道走。”

“我还是先去吧。”

陳川江走了以後，王區長又疑惑地看起縣裏那封介紹信，他手頭本來還有一筆機動的救濟款的。不知道是因為他這種疑惑，還是因為對齊海明的不滿，他沒有答應動這筆款項，雖然按縣裏這封信的精神，是應該立刻“救濟”，還應該給齊海明寫封信要他放心的。有人找王區長處理事情，他把信放到一邊去了。

二十元路費

第二天，陳川江帶着齊家捐給齊海明的一套衣服，一雙鞋，趕回到縣城來，民政科長熱情地接待了他。

“陳同志，到下邊看到了什麼問題？別客氣，給我們提出來，我們可不比你們重點縣先進呀！”

“不客氣，走馬觀花，哪能提出什麼意見來。對統購統銷聽說有些謠言，哎，對什麼工作反革命分子也要破壞的。”

“對呀”，民政科長緊應和着說：“謠言總不斷，反革命分子還好好地鎮壓鎮壓。看起來，人們的警惕性還是不夠高呀，不然，敵人不能夠這樣囂張。說來說去，還是個覺悟問題。”

“一點也不錯，幹部的麻痹思想到處都很嚴重。”

兩個人談的很投機，最後客人帶着幾分難為情的神氣對民政科長說：

“有件事情很難開口，我來的時候路費帶少了，路上鬧病吃了點藥，把錢用光了……”

“路費？不要緊，你打个借条借點吧。”

“这真給你們添麻煩，”陈川江謝了謝这位好客的科長。在縣政府吃了午飯，帶着借到的二十塊錢（清一色的新人民幣），和科長告別了，離開縣政府上路去了。

在 省 城

陈川江並沒有回沙湖，却穿了帶給齐海明的新衣服，搭汽車奔省城去了。省城是長江岸上的一座大城市，陈川江有兩年沒到這裏來了，但是街道他是熟悉的，他在一条僻靜的地方找了一家旅館住下，他在旅客簿上填上了“陈家駒”三个字，下面寫的是沙湖縣政府幹部，因公來省等字样。

不久，这个化名“陈家駒”的陈川江就到街上買了一付墨鏡，在一家小飯館裏吃了飯，坐着三輪車到靠近郊區的工業區去了。這裏和兩年前有了很大的不同，新的廠房正在修建，高大的腳手架上建築工人在忙碌着，江邊正修建着規模宏大的桥梁，从远处就望到高聳在天空的德立克扒桿，在輕捷地轉動着它那鋼鐵的手臂。陈川江在一条街口下了車，在小攤上買了包煙，四下裏看了看，就走進一条小巷子裏去了。这条巷子和兩年前一样，这多少使他鬆了口气，他找到那个要找的門牌，門半掩着，他推門進去了。

一个老大娘在堂屋裏迎着他，放下手裏的活，問道：

“同志，你找誰呵？屋裏沒有人。”

“婆婆，陈东山，磨豆腐的陈东山还在这兒住嗎？”

老大娘用手抿了抿散落下來的頭髮，仔細地看了看來人，

帶着幾分驚奇的口吻說：“陳東山？你？他出事啦，你同志不知道？”

“出什麼事了？我是從鄉下來的幹部。”他又加了一句：“我是來調查他的。”

老大娘並沒有留意客人臉上的驚恐和失望的表情，對他講起了不久以前陳東山如何被逮捕的情形。

“……同志，他哪是個磨豆腐的？早先當過聯保主任，殺過人，造過孽，唉，還在他磨子底下搜出了炸藥呢！你同志說嚇死人不嚇死人，一個屋裏住着，你想得到他是個這種人！我們居民小組還開了他的會，這種人呀，抓起來可真不虧！”

老大娘還想講下去，可是陳川江打斷了她的話：“好，我到區裏調查他去，我要帶他到我們縣裏槍崩他，這個人在我們那裏造了不少孽。”

“是呀，是呀，惡貫滿盈啦……”

老大娘一抬頭，那位來客已經匆匆地走了。

區政府離巷口不遠，但是陳川江並沒有去，兩年前他曾到那裏去過的，可是今天他連向那裏望一眼也沒有。他沿着街無目的地走着，忽然一個婦女的声音在他耳邊吼起來：

“你這個人，走路怎麼不看着點，睜着大眼往人身上撞！”

他吃驚地抬起頭，才知道人家是罵自己，連忙陪了個禮走開了。

當他帶着幾個包子回到旅館的時候，上樓都沒有力氣了，他進了屋，把門關住，把用報紙包着的包子往桌子一扔，就倒在牀上了。

“怎麼辦呢？難道白跑到這裏來了嗎？二十塊錢快花完了，下一步棋該怎麼走呢？”

天黑了，肚子餓了，他爬起來，開了燈，到桌邊吃起包子來，腦子裏一会東一会西地亂想着，忽然，他注意到包包子的那張舊報紙上的一段消息，這是關於某一家工廠生產節約的報道，裏面提到了很多先進工人的名字，正是其中的一個熟悉的名字首先吸引住他。他把報道仔細地看了一遍，一個新的計劃在他心裏朦朧地出現了。

他立刻喊了茶房來，掏出兩張新票子來，說：

“給我到對過要份頭等的客飯來，再打二兩酒，快一點！”

他抽着煙，對着黃黃的燈光，深思起來。

李江華的客人

靠江邊不遠有一片新蓋好的工人宿舍，並排的幾幢兩層的紅樓房，兩幢之間栽着新樹，樹中間的繩子上，掛着洗好的衣服，從江面上刮來的風把衣服飄起來，像漲滿的帆一樣，除了江上不斷傳來的輪船的汽笛聲，這裏是很安靜的。

在一幢樓房的下一層，住着李江華一家，白天李江華在工廠裏做工，他的妻子陳菊英在家踩着縫紉機做活，他們的孩子也上學去了。屋裏東西雖然不多，可是很乾淨，顯得很實用、樸素，牆上的毛主席像旁邊，掛着一張裝在玻璃框裏的獎狀。這天，陳菊英正踩着機器，門口來了一個年青人，陳菊英機器沒有停，只抬了抬頭，向這位有些面熟的客人望了一眼，以為是廠裏的人，說：“你找老李嗎？”

“不，我找你，二姐，你不認識我了嗎？”

陈菊英的机器一下停了，她抬起頭來直着眼睛端詳着这位叫她二姐的人，她認出了那兩道濃眉和鼻尖上的幾顆淺麻子，可是她並沒有熱情地走过去迎接她这位远房的弟弟，仍然隔着机器站着沒動，問道：“江伢，”她叫着他的小名，“是你？你怎麼到這裏來的？我聽說，你……”

“你聽說我犯了法，坐了監獄吧，二姐？”

“不是送你到農場勞動改造去了嗎？”

“是呀，二姐，你別这样瞪着我，我勞改了一年多，我可改造好了。政府提前釋放我回家。二姐，你看这是我的……”

陈川江說着，从懷裏掏出一張揉皺了的紙，接着說：

“这是農場給的，你看上面寫着我是積極分子，學習小組長，因为工作表現好，才提前釋放的，这就是証明。”

“你能往正道上奔就好啦，”陈菊英歎口气，从机器後边走过了來，給客人倒了杯水。“人家都往社会主义奔，你年紀輕輕的，就往坏道上走，走到哪裏算一站呢！这最是你爹做的孽，別嫌你二姐說話嘴直，你要走他那条道，早晚也是叫政府鎮压了。”

“二姐，你怎麼說这話，說書唱戲裏面都有浪子回头，我就不作兴重新做人啦？”

“你不回家，來省城幹什麼？”

“人有臉，樹有皮，我年紀輕輕的，在家裏哪有臉見人，我來求姐夫給我找个事做。”

“哼，說的可容易，你姐夫在哪裏給你找事？他又沒有開

着職業介紹所。”

“姐夫是先進工人，勞動模範，給上邊說句話还不行？”

“你从哪知道的？”

“牆上那不是掛着呢！”陈川江說着向牆上的獎狀嘮嘮嘴。

“你的眼倒尖，”陈菊英說了，又擺弄起自己的活，她一边踩着机器，一边說：“你跟你姐夫說吧，我可不管。江伢，你到了省城可別乱鑽。告訴你，陈东山可是个特务，前年你來了，我記得你还住在他家裏，三叔長、三叔短的和他一塊混。依我說，你这回吃官司就是吃你爹和你这个三叔的虧。”

陈川江虽然怪討厭陈菊英這些話，但是他还是裝做很在意地听着，有時还插嘴問：“二姐，你怎麼知道人家是特务？”

“政府把他抓去了，我还不知道！我告訴你也好，省得你再找他，还是我們鄉裏那个姓王的女幹部檢舉的呢！”

“她？”陈川江忍不住叫了一声，他臉上一下子顯出了兇慘和毒狠的神色，可是埋头踩机器的女主人並沒有看到，“二姐，她还在那个區裏工作嗎？”

“在，听你姐夫說，去年結了婚，已有了小孩子。”

陈川江臉上遮上了一層烏雲，把隨手拿在手裏玩弄的孩子的蠟筆掐断了，他不想再这样談下去，对陈菊英說：“二姐，我餓了，給我弄點吃的吧。”

晚上，孩子小雲先回來了，这孩子一點也不認生，拉着陈川江就要他唱歌，講故事。当这位客人說自己什麼都不会的

時候，孩子對他表示了極大的輕視，把藏在抽屜裏的連環畫、故事書拿出來，給客人講起來。

“舅舅，你听听这个少先隊員捉特务的故事吧。”

“不，我不听，你自己看去吧。”

小雲故意地看了舅舅一眼，远远地躲開他，再也不理他了。

最後李江華回來了，在工廠裏李江華是一个很受人尊重的鉗工，回到家裏，他又受到妻子和兒子的尊重。剛受到委屈的小雲一头扎到父親懷裏，想照平時那樣把一天學習的功課講給父親听。可是今天有了客人，父親不能不推他招呼陳川江。

四个人圍着飯桌吃晚飯，小雲奇怪地發現父親、母親今天都不說話，他知道这都是那位什麼“舅舅”引起的，因此就瞪着兩隻發怒的眼睛對着他。

晚上，陳川江和李江華正式地談了一次話。談話的結果使陳川江暗自打消了自己的計劃，介紹工作的事，李江華連听也不要听的。教訓他的口吻比陳菊英的話重得多。陳川江在一張臨時搭的牀上睡下以後，耳朵裏很久還响着那些討厭的話，他想：“這些都是在朝的人，現在正是他們得勢的時候，和他們決談不來的。”

陳川江思考着這幾天的經歷：他是那樣容易地逃開了那個強制人勞動的農場，一個私章就受到那位縣長的接見，雖然事情並沒有他原想的那樣順利，但是他總算弄到了二十元的路費，為什麼不可以得到更輕易然而更重大的成功呢？李江

華講什麼辛辛苦苦的勞動，就叫你們这样的人去賣命去吧，勞動，勞動，勞動一輩子你也只不过是一个臭工人！可是，也不能白找上你的門，我們就走上瞧吧！

第二天，陳川江決定回原籍去，公開地和陳菊英要了路費，暗地裏拿了李江華放在牀底下的一雙皮鞋，和掛在門後的帆布垮包。

輪船上的旅客

輪船逆着水急速地行駛着，初昇的太陽從煙霧瀰漫的東方剛露出頭來，平靜的江水抹上了一片紅光，住在江邊的人家剛剛開開門，勤勞的主婦正挑着水桶緩緩地走下堤岸，這時輪船上的乘客還在睡覺，只有偶而醒來的人，勉強地抬抬頭，望望天空的早霞，就又埋下頭睡去了。

只有一个年輕的旅客。他的腳下睡着一個蓋着一件藍制服上身的幹部。昨天上船的時候，人們看到他倆坐在一起，好像是一道出差的幹部。這位年輕的人格外能照顧他的“同伴”，夜晚風很涼，他幾次給他的“同伴”蓋那件上身，這位“同伴”是個貪睡的人，一夜打着擾人的鼾聲，天亮了還沒有停止。

天慢慢地大亮了，紅光淡了下去。這時人們如果注意的話，可以看出這個青年人的臉上顯出焦急的樣子，兩道濃濃的眉緊鎖着，他一会望着遠處，一会望望他的“同伴”。船趕過了幾隻木船，沿着江，彎了一個半圓形的圈子，這時一個很大的鎮子在右岸上出現了。遠遠的就看到碼頭上的搬運工人在走